

一场演出，一次对话，一座海滨城市与国家级音乐资源的双向奔赴——

海韵逐声 乐润日照

□ 全媒体记者 蒋月阳



三重“城市回响”：

音乐如何与一座城市彼此成就

一场文化盛会的价值，绝不止于两晚歌声、一日研讨。置于日照城市发展的坐标系下，本次国家级音乐活动落地生根，释放出更为深远的现实意义，实现音乐艺术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

向内，它滋养的是本土文艺土壤。活动为本地高校师生、音乐从业者、文艺爱好者搭建起和全国顶尖专家面对面交流学习的窗口，打破高端学术资源的地域壁垒。这种面对面的滋养带来的启发与成长，远比一场普通演出更为持久，为本土音乐人才培养积蓄力量。

向外，它展示的是一座城市的形象。以音乐为媒介，“阳光海岸·活力日照”的城市品牌有了更感染力的表达。山海是日照与生俱来的自然名片，而诗乐雅韵，正逐步成为这座城市崭新的文化标识，让外界透过旋律读懂日照的城市气质。

向上，它沉淀的是一种文化自信。日照兼具得天独厚的山海自然资源与厚重绵长的历史根脉。作为大汶口、龙山文化重要发祥地，莒文化源远流长，陵阳河陶文、蛋壳黑陶诉说着五千年前东方的诗意。如今，日照大剧院、莒国古城、东夷小镇等一批现代化文化文旅载体相继建成投用，持续完善城市文化空间。当全国各地的作曲家、歌唱家、理论家漫步日照海岸街巷，当诗词谱写的歌声回荡大剧院，山海风物与艺术创作在这里双向成就。

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作曲与作曲理论学会会长叶小纲亲临活动现场，谈及对日照的直观感受，他感慨，日照是一座现代化却并不喧闹的城市，山海相映的城市环境，能够充分激发音乐人的创作灵感。“城市的现实风貌，普通人的生活，都应当成为创作者关注的方向，真正贴合百姓精神需求的作品，一定会收获大众的喜爱。”

日照籍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李秀英同样感触颇深。作为从日照走出的歌唱家，她直言，“每一次回到故土内心都格外踏实，家乡的空气、美食都让她倍感亲切。”她点赞日照市民的艺术素养，期待未来有更多高品质音乐活动落地家乡，让更多音乐形式在这里生根开花。

著名男高音、浙江音乐学院声乐教授韩蓬也表示，日照的山海风光十分治愈，期盼未来有更多古典音乐盛会走进这座海滨之城。

不少现场观众由衷感慨：“这些年看着日照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现代，由衷期待遇见更好的日照！”

两天的活动终会落幕，但音乐带来的影响将长久留存。当海风再次拂过日照的海岸线，那些由东方文本谱写的婉转旋律，那些在研讨中迸发的思想火花，都将化作这座城市文脉深处温润的伏笔。那些刚刚落下的串串音符，终将在往后的岁月里，被这座山海之城轻轻唱起。

一场“山海之约”：国家级活动缘何落地日照

中国音乐家协会作曲与作曲理论学会，是国内同时覆盖作曲、作曲理论两大方向的权威专业学术组织，集聚国内作曲创作、和声复调、配器分析等领域顶尖专业力量，致力于繁荣中国音乐创作，推动作曲理论研究与音乐创作实践深度融合、多维互动。学会由著名作曲家、中国文联副主席叶小纲担任会长。长期以来，此类集学术研讨与舞台展演于一体的综合性音乐活动，大多落户国内一线城市，本次活动落地日照，既是业界对这座城市艺术氛围、群众文化基础的认可，也是高雅艺术资源向地方城市下沉的一次生动实践。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学会秘书长陈丹布介绍，本次盛会自今年5月启动统筹策

划，多方协同推进各项筹备工作，邀约国内一大批知名作曲家、歌唱家、钢琴家齐聚日照。“演出现场的反响超出预期，能够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对艺术发自内心的喜爱与包容。”

一座城市的综合实力，既要看产业的硬核实力，也要看文化涵养的软实力。本次盛会成功举办，是日照近年持续引进国家级高品质文艺项目、不断扩充高雅艺术供给的必然成果，更是这座城市以开放姿态拥抱高端文化资源、以文化自觉涵养城市品格的生动注脚。

两晚“诗乐交织”：舞台与会场之间的双向流动

为期两天的系列活动，形成“台上歌声流转，台下思想碰撞”的鲜活图景。古典诗词、现代文墨化作耳畔动人旋律，前沿学术观点在研讨交流中激荡共鸣。作为一名声乐爱好者，日照市民贺坤感慨：“本次音乐会给日照市民群众带来一次非常好的视听盛宴，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希望这样的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在他看来，活动最动人的价值，在于日照公共文化服务的提质升级，高品质文艺展演拉近了普通市民与顶尖文化资源的距离，充实了百姓精神文化生活。

9月19日晚，开幕式暨首场中国艺术歌曲音乐会在日照大剧院上演，为整场系列活动拉开序幕。音乐会精选18首知名艺术歌曲，阵容汇聚国内顶尖声乐力量与专业演奏团队。日照籍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李秀英回乡倾情献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韩蓬、男中音刘嵩虎等业内名家相继登台，演出曲目更是古今交融，著名作曲家杜鸣心、叶小纲、张千一、陈丹布等名家佳作轮番登台。既有《一剪梅》《苏幕遮·碧云天》《江城子》等依托古典诗词创作的雅致国风作品，也有《捎个梦儿回家乡》《何以不把我灵魂吹进她的心》《大江奔流》等兼具温情与时代气魄的新时代原创作品，尽显中国艺术歌曲的独特韵味与时代张力。

9月20日上午，中国艺术歌曲创作学术座谈交流会在山外文元酒店会议室举办，武汉音乐学院教授赵曦、胡磊，旅德女中音歌唱家、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艺

术融创中心主任毕宝仪等多位专家围绕叶小纲声乐作品研究、元曲音乐改编、当代声乐创作语言、和声对位技法、艺术歌曲舞台演绎等主题开展专题报告与自由研讨，多维度探讨中国艺术歌曲传承创新路径，打通了理论与舞台实践之间的壁垒。

9月20日晚，第二场中国艺术歌曲音乐会接续上演。本场演出集结一众优秀青年歌唱家与资深演奏者，抒情男高音董研峰、女高音张婉哲、青年男高音夏德奇等实力歌手轮番登台，搭配专业钢琴伴奏，以多元唱腔演绎多样艺术作品。曲目编排兼顾诗意图怀与家国温度，既有取材徐志摩、顾城现代诗篇创作的《为谁》《树影》，细腻描摹文字间的细腻情思；也有《最可爱的人》《我爱这土地》等红色主题曲目，以深情唱腔传递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

不同于单一的音乐会演出，本次活动旨在构建起“学术交流+舞台展演”的闭环模式，吸引了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11所院校的作曲家、歌唱家、钢琴家齐聚日照，搭建起作曲家、理论研究者、声乐表演者深度对话的专业平台。剧场之内，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各地音乐学院师生与本地普通市民、文艺爱好者并肩观演。乐曲終了，掌声此起彼伏，高雅艺术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专业符号，转化为市民可沉浸式感受、可近距离触碰的公共文化体验。

玉成其器，礼见东方

——解锁日照礼玉时代的文明密码

□ 本报通讯员 殷爱堂 刘红军 张新 周兴文

我国是礼仪之邦。礼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日照市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文脉绵长，是“礼出东方”的重要区域。

玉器是礼制核心器物之一。玉器及其组合是礼制功能的重要体现，在史前文化中表现尤为明显。玉器尤其是玉礼器的产生、发展，成为考察史前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尺度。

海岱地区玉器最早可追溯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后李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独特的玉器文化形成，龙山文化时期成熟并达到高峰。大汶口文化玉器的基本器类、特征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等玉器体系差异较大，与后来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玉器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作为海岱地区的重要板块，日照地区玉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日照玉器“器以藏礼”

日照地区的玉器主要分为礼玉、装饰玉两大类别。在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日照地区玉器由装饰用玉为主转向礼仪用玉占主导地位。从典型器类来看，日照地区玉器主要包括钺、刀、璧、璋、圭、琮等，与刻有陶文符号的大口尊等陶礼器共同构成了“器以藏礼”的礼仪器类体系。

礼器中“玉礼兵”——玉钺。玉钺是海岱地区礼仪用器中最重要的器类，日照地区的玉钺与王权、军权直接关联，被学界誉为“玉礼兵”。玉钺平面多呈长方形，接近直刀，背部有一个或两个小孔，有长身（窄身）和短身（宽身）两个类别，是海岱地区玉礼器中数量最多、最具有特征的玉器。其玉料多选用质地坚硬的硬玉或其他质地较好的石玉，经过精细打磨，部分器物表面光滑莹润，凸显礼仪属性。在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五莲县丹土遗址、山海旅游度假区两城镇遗址是海岱地区玉钺的核心分布区，发现的玉钺数量较为集中。玉钺普遍呈现器形较大，工艺精湛、刃部无使用痕迹的特征。其中，五莲县丹土遗址大汶口文化层、

龙山文化层出土和采集玉钺12件；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层出土和采集玉钺9件。玉钺出土和采集数量居同期遗址前列。

最具地域特征玉器——玉刀。玉刀同样是海岱地区玉器中最具特征的器类之一。日照地区的玉刀在海岱地区占有重要位置。玉刀以长条扁薄为主要特征，刃部多为直刃或弧形刃，器体较大、较长、较宽，器身多穿三孔或四孔。大汶口文化中晚之交，海岱地区发现的玉器数量增多，并出现四孔大玉刀。其中，五莲县丹土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地层出土的一件玉刀，长51厘米，宽22厘米，厚0.3厘米，重1180克，器形规整、厚实均匀，刃部无使用痕迹，其极致的制作工艺已完全脱离实用工具属性，属于用于礼仪活动的“玉礼兵”，成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被誉为“中国玉刀之首”。两城镇遗址在龙山文化时期也发现了玉刀遗存，出土了一件超大型玉刀，长48.7厘米，宽12—15厘米。

海岱地区特色玉器——牙璧。海岱地区玉器中的玉璧形制多样，除了常规形璧之外，还有牙璧、方形璧和有领璧。其中，牙璧最具特色，日照地区牙璧（玉璇玑）多呈漩涡状，周缘带有三个及以上同向旋转突出物，其命名与功能的学术争议贯穿近百年研究历程。1984年，夏鼐先生在《商代玉器的定名和用途》中将其正名为“牙璧”，指出其是兼具装饰与礼仪属性的史前玉器。目前，海岱地区发现的牙璧，集中在日照地区的五莲县丹土遗址、董家营遗址等东部区域，年代跨度集中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从全国来看，牙璧的核心分布区为海岱地区，少见或不见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栾丰实先生据此提出：“这是海岱地区有自己独立的玉器工业的重要证据。”约公元前2300年至夏商时期，牙璧逐步突破海岱区域范围，向中原、晋陕高原及燕山南北地区传播。

先进制作工艺的玉器代表——牙璋。牙璋是一类重要礼器，核心形制为长条形端刀，器身扁薄，端刃带牙饰。从形制演变规律观察，牙璋器形总体呈增大趋势，尾端与阑部交界处的齿牙趋于复杂，前端刃部由平直渐次内凹。日照地区

的牙璋玉料多选用软玉，部分器物残留切割、抛光痕迹，显示出高超的制玉工艺。目前，海岱地区在五莲县上万家沟、沂南县罗圈峪等4个区域发现了8件牙璋，时代约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前期。其中，五莲县石场乡上万家沟村村民翻土时发现的牙璋，年代推断为龙山文化早期。栾丰实先生认为：“包括牙璋在内的海岱地区史前玉礼器向黄河中游地区的传播和扩散，在具体时间上应该晚于大汶口文化中期前段，早于龙山文化晚期。”

稀缺的高等级礼器——玉圭。玉圭形制为窄长条形，是一种板形玉器。一端或有穿孔，另一端为单面刃，有的琢饰纹饰，有的光滑，可能由钺演变而来，与琮、璧、瑱比较，圭的使用规格更高。这种玉礼器在先秦的文献中记载较多，不论出土者还是传世品都较少。从考古发现来看，海岱地区目前仅见1件龙山文化时期玉圭遗存发现于日照地区。即山海天两城镇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玉圭。该玉圭长17.8厘米，宽4.9厘米，厚度仅0.65—0.85厘米，靠近背端的两面刻有纤细的神徽图像，线条流畅、刚劲有力，与良渚文化神人面有一定相似性，揭示了我国史前文明“器以藏礼”的核心特质，是海岱地区史前玉圭的孤例，反映了这类高等级礼器的稀缺性，也佐证了两城镇遗址作为区域性政治与宗教中心的地位。

“内圆外方”的柱体玉器——玉琮。玉琮“内圆外方”的柱体形制，为祭祀地祇的重要礼器，可能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体现了史前人类对天地关系的理解。海岱地区史前玉琮的典型遗存也发现于日照地区。五莲县丹土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玉琮，采用“内圆外方”的经典造型，呈浅灰色，带有墨绿色斑点沁色。器物通体经精细磨光，工艺精湛。四个边近角部阴刻三条规则直线与两个圆圈，纹饰占据边长的三分之二，其“方折与圆形”的组合形态被学界普遍解读为“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具象化表达。该玉琮与良渚文化的玉琮在核心形制上高度相似，而此类遗存在海岱的山东地区极为少见，其出现为大汶口文化晚期日照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物证。

日照玉器“器载文明”

日照地区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集中出土的玉钺、玉刀、玉璧、玉璋、玉圭、玉琮等玉礼器，有力丰富了海岱地区的玉礼器体系。玉礼器特别是玉礼器的组合在史前传承文化价值、促进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孕育产生了“牙璧”等具有日照特色的玉礼器。牙璧作为日照地区，独立发展的玉器品类，其核心分布区与传播路径，见证了海岱地区玉器文化的自主发展与对外辐射。牙璧、牙璋等玉礼器的独特分布与传播轨迹，有力佐证了日照地区的文化枢纽地位。比如，9件牙璋中8件出土于日照周边，年代早于中原礼制成熟期，成为探讨早期礼制起源的关键物证。

创新形成了“玉钺+玉刀”的玉礼器组合体系。日照地区玉器组合与海岱其他地区玉器的组合比较，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形成了以玉钺为核心、玉刀为辅助的“玉钺+玉刀”的核心礼器组合体系，玉钺代表军权与王权，玉刀辅助彰显礼仪权威。二者的结合象征着政治、军事与宗教权利的高度合一，形成了“军事—神权”复合型的特色统治结构，既区别于良渚文化的神权主导，又早于中原王朝的王权礼制体系，其以军权为基底，融合神权与文化认同的礼制整合路径，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理论提供了海岱地区的日照样本。

创造发展了先进的玉器制作技术、工艺。日照地区已形成了对于玉石材料选取和加工的先进技艺，玉料开料普遍采用片切割技术等加工技术，制作出了更规整、更精致的器形，出土的片状玉器十分流行且器形甚薄。在钻孔技术方面，已普遍使用实心钻和管钻，使得制作大型玉璧成为可能。五莲县丹土遗址出土的戚形钺，长16.5厘米、宽12.4厘米，而厚度仅0.18厘米。丹土遗址出土的被冠以“中国玉刀之首”玉刀，对玉刀四个圆孔的加工技术，表明技艺水平达到一定高度。这种器内加工技术与良渚文化玉器以桯钻孔为中心、做放射状拉切的形式不同，是区分两者的明显依据。